

亲历者讲述

# 蒋介石的 心腹爱将

打开中国第一家族的尘封秘史  
透视民国高层关系的隐情秘事  
解读一个短暂王朝的兴衰密码  
剖析一代乱世枭雄的权谋秘术

一手独家史料  
亲历亲见亲闻

文昊◎编



亲历者讲述

JIANG JIE SHI DE XIN FU AI JIANG

蒋介石的

# 心腹爱将

文昊◎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 / 文 昊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5

(亲历者讲述)

ISBN 978 - 7 - 5034 - 2909 - 5

I. ①蒋… II. ①文… III. ①中国国民党—历史人物—生平事迹 IV. ①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0079 号

---

责任编辑:曾小丹 马合省

---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http://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盈盛恒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1020 1/16

印 张:22.75 字数:320千字

印 数:5000册

版 次:2011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39.80元

---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目 录

## 第一章 忍辱负重，位极人臣何应钦 ..... (1)

在国民党军政两界，俨然蒋、何并称，同为举足轻重的顶尖要人。何应钦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是蒋长期离不开的助手和膀臂。然而，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却是矛盾而复杂的，因怕他功高震主，故而爱恨交织，既用又防。蒋、何关系经历了一个由信任到疑忌再到疏淡的发展演变过程，其微妙程度绝非外人可以想象。正因如此，所以连那些和他们较为亲近的人也无法把蒋、何关系完全看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往往言人人殊。蒋介石曾颇为自负地断言“没有蒋中正就没有何应钦”。尽管何应钦对他时怀不满，啧有怨愤，但因自己性格所致，其毕生事业终究没有逃出蒋介石这句话的评判。

### 一、蒋、何关系的形成与演变 ..... (1)

### 二、蒋介石对何应钦的栽培利用 ..... (16)

### 三、蒋介石的猜忌与何应钦的应对 ..... (32)

### 四、抗战胜利后的挫折和转机 ..... (38)

## 第二章 登龙有术，蒋家“小总裁”陈诚 ..... (50)

陈诚是在一个偶然的会被蒋介石发现的，此后便迅速得到提拔和重用。陈诚的发迹之快、地位之高，令许多人都感到瞠目。而最让外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一向疑心极重的蒋介石，偏偏对资历尚浅的青年军官陈诚如此信赖、器重？对蒋、陈之间的特殊关系，人们曾经作过多种猜测和解读：有人说是因为陈诚反共斗志坚决，有人说是因为他清廉不贪污，也有人归因于他是浙江籍贯……这些说法其实都不全面，也缺

乏说服力。实际上，陈诚不是一介武夫，在政治上很有一套，善于向蒋介石表忠心，也知道如何博取“老头子”的欢心。这才是他被人目为蒋家“小总裁”的最主要原因。

一、我所知道的陈诚 .....	(50)
二、随陈诚十九年所见 .....	(63)
三、陈诚在接待蒋介石时的“表演技巧” .....	(81)
四、陈诚的钻营方法和处世之道 .....	(89)
<b>第三章 屡受垂青，“御林”统帅桂永清 .....</b>	<b>(99)</b>

桂永清天生驼背，生性刁顽，但在考入黄埔军校后很快就受到了蒋介石的注意。因在讨伐陈炯明时把缴获的战利品私自寄回老家，桂永清几遭枪杀；因与上司产生矛盾，他又受到免职处分，被迫出国留学；因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和保卫南京损失惨重，他颇受众人指责；因制造綦江惨案、滥杀无辜，蒋介石迫于压力而把他“撤职查办”。凡此种种，桂永清所受的挫折可真不少。但是，他却能屡仆屡起，一再得到蒋介石的垂青和重用，曾经提任蒋介石“御林军”的统帅。他所仰仗的资本到底是什么呢？

一、怯于外战，勇于内战的桂永清 .....	(99)
二、统率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 .....	(104)
三、蒋介石“御林军”的兴亡内幕 .....	(113)
四、成立战干一团，清洗进步青年 .....	(126)
五、桂永清制造綦江战干团惨案真相 .....	(135)
<b>第四章 百依百从，私党死党顾祝同 .....</b>	<b>(138)</b>

顾祝同身为军人，却并未建立过什么军功。除了阴谋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外，其他几乎再无可圈可点之处。然而，顾祝同却一直深得蒋介石的宠信，青云直上，保持高位。顾祝同最拿手的本领，就是他极其善于揣度蒋介石的心理，不仅平时总是学着蒋介石那样装腔作势的一副嘴脸，而且在蒋介石需要他的时候绝对听从指示，服从安排。因此，连钱大钧

都说顾祝同有“道学”，“令人钦佩”；而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何应钦，也说“顾墨三百依百从”。的确，顾祝同一向对蒋介石都是俯首听命，从不讨价还价的，所以他在国民党内素以“服从心好”而著称。

一、我所知道的顾祝同发家史 .....	(138)
二、蓄谋制造皖南事变的详情细节 .....	(148)
三、以“抗日”当幌子胡作非为 .....	(154)
四、关于顾祝同的一鳞半爪 .....	(163)
五、顾祝同的处世片断 .....	(167)
<b>第五章 秉性庸懦，反共死硬派刘峙 .....</b>	<b>(171)</b>

刘峙常对手下人说的一句话是：“我刘经扶是大智若愚的人。”他貌似忠厚，待人接物好打哈哈，口齿笨拙不善辞令，平日总是装出一副忠诚老实的样子，其实却内藏机谋，阴险狡诈无比。服从蒋介石，尊重何应钦，拉拢顾祝同，是刘峙起家的基石。凭借这一点，他在短短七年中便由中校升至二级上将，三十八岁就当上省主席，可谓一帆风顺，红极一时。可是，在西安事变中他棋差一着，因算计不周而马失前蹄，得罪了宋美龄，受到蒋介石猜疑，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在抗战中，原来被称为“福将”、“常胜将军”的刘峙，变成了“长跑将军”、“飞将军”；到解放战争时更是丢盔卸甲，连吃败仗。少年得志的刘峙，恐怕说什么也无法料到自己的晚景竟是如此凄凉。

一、从红极一时到备受冷落 .....	(171)
二、刘峙起家的资本 .....	(179)
三、刘峙是怎样一个人 .....	(184)
四、“黄虫吃尽中原草，河南土地半江西” .....	(197)
五、抗战无能，发家有术 .....	(202)
六、丢盔卸甲，遭受免官重创 .....	(207)
七、家庭私秘和经营私产的形形色色 .....	(210)

## 第六章 忠蒋反共，有心无力宋希濂 ..... (216)

在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中，宋希濂的年龄算是最小的。然而，他升迁的道路却颇为顺畅，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和信任。或许正是感激于这种“知遇之恩”，宋希濂便甘愿为蒋家王朝的反共大业尽心卖命。抗战爆发后，他作为干将之一被选为远征军将领，但因年轻气盛而遭遇挫折，后被调往新疆又立功勋。宋希濂满脑子的“忠君”思想，长期顽固追随蒋介石，并自认是前途远大的青年将领，因而在治理军队、延揽人才、培养干部、控制宣传等方面，颇费心力。不过，他囿于自身局限，看不清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大势，侍奉了违逆民心的蒋家王朝，所以必将走入灭亡之道。

一、年龄最小的“天子门生” ..... (216)

二、奉命调新疆，再次获信任 ..... (223)

三、川湘鄂扩军和走向覆灭 ..... (231)

## 第七章 坐大西北，常败将军胡宗南 ..... (257)

胡宗南是黄埔一期中的“高才生”，加上和蒋介石有同乡之谊，故而成为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之一。他不仅位列复兴社“十三太保”，而且拥兵四五十万之众，被人称为控制陕、甘、宁、青各省的“西北王”。在蒋家王朝的大将重臣中，胡宗南是个自命不凡的人物。他曾写过一副“铁肩担主义，血手著文章”的对联，从中不难看出其飞扬跋扈、好大喜功和效命蒋家王朝、死心塌地反共的一贯本色。嗜血成性、好杀如狂的胡宗南，不仅长期在西北积极反共，而且在败退台湾后还担任了一个光杆的大陆游击军总司令职务，跟着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复国，报仇雪耻”的口号。

一、“西北王”胡宗南揭秘 ..... (257)

二、我所知道的胡宗南其人其事 ..... (273)

## 第八章 凶残虚伪，手眼通天汤恩伯 ..... (285)

在黄埔系之外的国民党将领中，汤恩伯堪称最得蒋介石

宠信的极少数“幸运儿”之一。他凶狠残暴，野心勃勃，但却十分虚伪狡猾。他对人经常满面笑容，但一翻脸就不认人；有时怒气冲天，一闭眼又平安无事。对下他所崇尚的驾驭之术是：“一个人的个性不能让部下摸到，否则他会找你的弱点进攻。”但对上他却另有一套，曾反复说过：“我只知跟委员长，我只知听委员长的命令，我对其他的人一概不理。”不过，他的上层关系是直达蒋介石内层的，陪侍蒋介石左右的俞济时、陈布雷、钱大钧等人，都是汤恩伯有意结交的密友。

一、为求发达，使尽浑身解数 .....	(285)
二、汤恩伯的发迹之道和处世作风 .....	(293)
三、幻想做“东北王” .....	(302)
四、酿造“汤灾”与中原惨败 .....	(305)
五、凶残暴虐、故弄玄虚的驭下手段 .....	(313)
六、背信弃义，为保全自己出卖恩人 .....	(317)
<b>第九章 愚忠替死，“自杀成仁”两孤魂 .....</b>	<b>(321)</b>

在解放战争中，有两个名噪一时的国民党干将：一个是张灵甫，一个是黄百韬。这两个人，曾被蒋介石树为“效忠党国，自杀成仁”的“光辉典范”。对于张灵甫，蒋介石说他是“英雄”，王耀武也认为他是一个“血性汉子”；对于黄百韬，何应钦拍案叫嚷“黄百韬真是英雄”，蒋介石曾经专门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不过，这些“殊荣”都是二人用生命换来的。作为有勇无谋的武夫，他们在生前并没能让蒋介石看出自己的“特殊价值”，也没受到蒋介石的特殊宠爱，而只能在死后才跻身于蒋介石的“爱将”之列。是幸运，还是不幸？只有他们的魂灵知道了。

一、张灵甫的人生际遇和毁灭之路 .....	(321)
二、“王牌”七十四师被歼见闻 .....	(327)
三、黄百韬的起家和败亡内幕 .....	(335)
四、幽灵伴随蒋介石 .....	(352)



# 第一章

## 忍辱负重，位极人臣何应钦

在国民党军政两界，俨然蒋、何并称，同为举足轻重的顶尖要人。何应钦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是蒋长期离不开的助手和膀臂。然而，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却是矛盾而复杂的，因怕他功高震主，故而爱恨交织，既用又防。蒋、何关系经历了一个由信任到疑忌再到疏淡的发展演变过程，其微妙程度绝非外人可以想象。正因如此，所以连那些和他们较为亲近的人也无法把蒋、何关系完全看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往往言人人殊。蒋介石曾颇为自负地断言“没有蒋中正就没有何应钦”。尽管何应钦对他时怀不满，啧有怨愤，但因自己性格所致，其毕生事业终究没有逃出蒋介石这句话的评判。

### 一、蒋、何关系的形成与演变

#### 前 言

何应钦字敬之，贵州省兴义县泥凼乡人，1889年生于地主家庭。年二十岁由湖北陆军中学派送日本士官学校为第九期士官生学习军事。1914年毕业归国，应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之约回贵州帮同训练新军，参加贵州革新运动，为贵州新派——带有一些资本主义思想的王文华派骨干之一。1920年新派失败，出亡广州、上海间。1924年入粤任中国国民党黄埔军官学校总教官。从此在蒋介石识拔之下，由教官而团长、师长、军长、总指挥、总参谋长、军事训练部总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各

行营主任、军政部长、陆军总司令；在文职方面，也从省主席做到行政院长；1929年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所谓“黄埔系”当中，俨然蒋、何并称，跃居仅次于蒋介石的地位。在蒋介石前后二十年反动政权之下，也成为党、政两界的首要人物。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国民政府垮台，他才跟着蒋介石逃到台湾。

大陆解放前，我曾在何应钦手下工作，对何了解较多，如在贵州和他同是搞革新运动的人；在1926年他任广东东江绥靖委员的时候，当过他的绥靖委员公署秘书长；在从1927年北伐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这五个年头当中，我又是一个效忠于蒋、何之间和与闻过他们之间机密的人。因此，对于何应钦的前半部历史过程知道得比较清楚。从九一八后虽然为了反对他跟着蒋介石执行先安内而后攘外、不抗日而打共的反动政策与他疏远，但对他后半部的历史，特别是他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互相利用的微妙关系，由于王伯群的关系，也知道得颇多。兹应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委嘱，特把我所知道的一些史实做一个概要的叙述，供作史家的参考。

### 在贵州是怎样发迹和怎样失脚的

1915年“护国”之役，贵州王文华在其母舅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统治之下，率黔军一个纵队出湘西讨袁世凯有功，成立黔军第一师，被擢为师长兼贵州陆军总司令。王文华具政治野心，颇富才略，由其兄王伯群的关系，加入中国国民党，受知于孙中山先生。为了要革新贵州，组织“少年贵州会”团结省内外进步分子建立新党，与刘显世领导之旧派——进步系对立，企图夺取贵州政权。以搞政治必须具有相当武力，遂立训练新军、扩充军队的计划。以自己不习军事（王是师范学生），须物色军事人才，恰值何应钦由日本毕业回国，既是兴义的小同乡，又有亲戚关系，便邀回黔相助，何应钦到后，即以其妹王文湘嫁之，用为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和少年贵州会会长。1917年讨刘存厚之役，王文华率黔军入川占领重庆，扩编黔军为五个混成旅，被任为第五旅旅长并兼贵州省警务处处长。同时，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的朱绍良，任第三

旅旅长的张春圃，任第四旅旅长的谷正伦，都是经他以士官同学的关系介绍给王的。因此，一时成为新派中的核心人物。但他是一个无主义、无主张、惯于四面周旋、猎取功名富贵的人，在新旧两派斗争过程中，他往往用两面讨好的手法，不顾新派立场，而与旧派通声气。以此，王文华渐渐地不信任他了。但他也就依靠这些关系在贵州取得相当的地位，露了头角。到1920年“护法”失败，黔军在川被迫回黔，他参加了贵阳“民九惨案”捕杀了进步系首要熊范舆、郭重光，逼走了刘显世。王文华以避甥舅嫌疑赴上海，由第一旅旅长卢焘代理总司令职权的时候，他又兼充总司令部的参谋长。直到王文华在沪被刺死，袁祖铭回黔篡夺了黔军，新派失势，他才离黔经滇出亡广州，由王伯群介绍于李烈钧任军政府参谋部少将参谋。旋以位低薪薄，无事可做，复转沪与王伯群等在外新派同人搞所谓复黔运动（倒袁祖铭），度亡命的寓公生活数年。他在往年道出昆明的时候，曾被刘显世派人暗杀，中一枪，伤肺部，未致死。这就是何应钦在贵州从发迹到失脚的一段简史。

### 投入黄埔军校与受蒋介石的信任

何应钦于1921年到上海搞复黔运动无成就，所携不到一万元的旅费也不够过长期的寓公生活，于是不得不作未来的打算。但是，去粤吗？眼看孙中山失势，粤局前途少有希望。因此，无时不想去北京活动，而又苦无机缘。正彷徨歧路间，适1924年6月孙中山建立国民党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始通过日本士官同学王柏龄的介绍再赴广州任军校少将总教官（何应钦与蒋介石虽是士官同学，又在上海“沪军都督府”陈英士的部下做过短时期的军务处科员与蒋同过事，但无深交）。到校之后，因为他的思想右倾，工作勤慎，且无不良嗜好，渐得到蒋的赏识。顾仍不满于月薪二百元毫洋的待遇，且估计黄埔建军难以发展，适孙、段合作之局成，段祺瑞任北京政府执政，孙中山复不幸病逝北京，益觉粤局暗淡。由于王伯群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同人中的邓汉祥也做了段祺瑞的高级幕僚，遂下了去北京另求出路的决心。那时我正由北京携着李大钊先生致汪精卫介绍到广州参加国

民革命工作的信在上海停留，接到何应钦倚装待发的信，立即写了一长函将当时世界大势和南北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并指出中国革命高潮必将到来，黄埔党军（本文内所称的党是国民党，以下同）必有发展，北洋政权必将崩溃等种种理由去劝阻他，这才打断了他北上的念头，在黄埔安心工作下去。时蒋介石在军校倚为心膂股肱的是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因为王柏龄成天地去广州狂嫖滥赌，抽鸦片，每每有事找不着，独何无论在上班或下班的时间内一找必到，这样，蒋便渐加信任，把托付于王柏龄的任务交给他（王柏龄以引进的关系自诩是何应钦的恩人，后来因为需求不遂，在蒋对何的猜疑过程中，为了修怨抱憾，从旁下不少工夫）。何受了这样的优遇，自然大为感激。旋蒋建立黄埔党军，将第一期毕业学生编成两个教导团，以何为第一团团团长，他就开始带领黄埔军，在蒋介石统率指挥之下，于是年10月入广州平定“商团叛变”；接着是1925年2月的第一次东征，在此次战役中，先后击败了陈炯明的部下洪兆麟、林虎、李易标，此即所谓黄埔学生军在东征史上著名的淡水、平山、河婆之役；接着是6月回师广州讨平刘（震寰）、杨（希闵）；之后，又进行第二次东征，于11月攻下惠州，将陈炯明的军队全部歼灭；何应钦于12月底随同蒋介石进入潮、汕，这样就基本上完成了广东的统一，何也就在黄埔党军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于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这几次战役中，都是何带的第一教导团为主力。他基于报主立功、急想上爬的一念，确是鼓起了干劲，下了牺牲奋斗的决心；而蒋、何之亲密结合，也即以东征之役开始。其中最博得蒋欢心的是棉湖之役。当3月12日与林虎激战那一天，林军已包围了指挥部，第一团拼死抵抗，伤亡惨重，已达到全军覆没的边缘，蒋急谓何：“你必须想法坚持，挽回颓势，否则什么都完了！”何激于“义气”，也感到不拼即死，遂挺身督队冲锋，终于转败为胜，击溃了林军，奠定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以此，蒋对他真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之感，甚至以3月12这一天作为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所以详引这一段的经过故实，是为了说明蒋、何之间开始深度结合的情况。

东征胜利结束，广东统一完成，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蒋介石就着手扩充黄埔军队，将两个教导团扩编为两个教导师，成立第一军，何升为第一师师长，而蒋自任第一军军长，此即后来所谓代表黄埔系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的班底。何于12月进驻汕头，即以第一师师长兼任东江绥靖委员坐镇东江。此时蒋介石野心日炽，由于阶级意识的支配，渐萌反共、绝俄、建立一党专政、军事独裁的异志。何受了封建意识的驱使，在与蒋结合之下，自然与蒋站在同一的立场。当时在蒋还得利用“三大政策”做他假革命掩护的时候，也就是还在需要中共和苏俄帮助的时候，何的言论行动，无论在“总理纪念周”上致辞，在群众大会上演说，在对学生和部队讲话，都是做蒋的应声虫跟着蒋高喊“反共就是反革命”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等这一类响亮的口号。在布置上则完全跟在蒋的后面进行一切反革命、反三大政策的阴谋。第一步是开始“限共”；第二步是以戴传贤的孙文主义哲学的“理论”为指导，在汕头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与黄埔中共学生组织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第三步是发动“中山舰事件”的事变。所有这些阴谋和行动，据我所知，都是由张人杰（静江）、吴敬恒（稚晖）和戴传贤与蒋介石密商决定而经过王柏龄和何应钦赞成的。那时我任他的东江绥靖委员公署秘书长，我的兄弟李侠公是他的第一师的政治部主任，所以，对于何当时的言动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中山舰事件前夕，1926年1月间，反共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对中共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阶级仇恨，日益表面化，甚至发展到孙会头子缪斌、贺衷寒等密谋枪击李侠公的事件。侠公是联合会机关刊物《青年军人》旬刊的编辑，行凶事件发生在广州大佛寺，是在中共领导召开的一个“西南革命同志大会”的群众会场上。何应钦应邀出席了大会，但会未开完，他借口有事先走，就在他走后，孙会分子出面捣乱了会场，王惠生在叫喊“清除共产党”声中开枪行凶未中。此事件也有何应钦参与其谋。我也因出席这个大会，并站在中共一边，更被视为亲共分子被攻击而离开了何应钦。于此还可以举一件事来作当时何应钦反动的证明：当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之前，

那时何应钦在汕头，蒋曾由广州密电何征求意见。电文的大意是：广州有要人（暗指汪精卫）联合重要方面（暗指中共和俄顾问）反对他，使他处境极苦，他打算下野以避风头。但下野后到哪里去呢？到上海，西山会议派正在上海开会；到日本，又不愿在此时避居国外：“茫茫大地，几无容身之地，午夜彷徨，筹思无策，我兄其何以教我”等语。何接到这封亲译电后，马上复电表示他自己和第一军坚决支持蒋，一切做蒋后盾，必要时请蒋到汕头指挥；并指天誓日地请蒋相信他。蒋接电后就决心发动中山舰事件的阴谋。（这段史实，我当时虽是何的秘书长，他是不会使我知道的，而是事后代他译电的兄弟何辑五告给某友人。由某友人转而告给我，是可以相信的。）我所以把这一段史料写出来。不但可以证明当时何应钦在思想上、行动上是怎样与蒋介石完全一致，也说明了蒋对他从此益加信任的由来。

何应钦在这种受蒋宠信和对蒋拥护的情况之下，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筹备北伐，组织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任总司令，成立七个军，即以黄埔系的党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他也就水涨船高地升为第一军军长。在北伐的各军中，他被分配的任务是东路总指挥的名义率三个师出东江向福建进攻。一帆风顺，于是年9月打下福州，11月打下杭州，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到四一二蒋介石公开反革命的前后，他更是死心塌地地跟着蒋亦步亦趋，尽了助纣为虐的能事。于此忆及一件事：当1927年2月，即武汉方面准备开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对蒋制裁的前夜，蒋以调和无望，叫我打一电到杭州去问他的意见（包括白崇禧），他就回了一个坚决主张反共清党、讨伐武汉的电，这就促进了蒋反革命的决心。（那时我是总司令部的秘书处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随蒋驻在南昌。）

以上是何应钦投入黄埔军校与受蒋介石信任的情况。

### 代蒋野心的萌芽与被蒋猜疑的开始

何应钦从广东率师北伐，不到四个月的时间，由东江出福建进入钱塘江，克复了东南两省，黄埔军又交他统率，声望日隆；白崇禧是他的

副总指挥，亦以在江西击败孙传芳军功绩显著，桂系苍头特起；两人各具怀抱，渐相结合。11月同人南京，适宁汉分立，和战争议纷纭，蒋坚主西征讨汉，而桂系主和北伐，相持不下，蒋最后以去就力争，终于被白崇禧威迫，何应钦不予支持而下野。此次事件，即蒋介石对何应钦猜疑的开端；也是蒋、何之间一段微妙曲折的活剧。因为我是唯一与闻此事机密的人，为了提供史实，有将内幕情形加以缕述的必要（经过的个中情况，只有我和蒋两人知道，即当时的何应钦也不详悉，王伯群知道一些）。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1927年12月，蒋介石决定讨伐武汉，军队已向九江方面进发，而桂系暗联胡汉民制蒋，从旁掣肘。一日，蒋召白崇禧与何应钦，力言非先定武汉不能北伐，而白崇禧持异议力陈不可。蒋愤然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去和好了。”白崇禧便说：“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蒋顾何应钦，而何默不做声，蒋便拂袖而起说：“好，好，我就走吧！”蒋就负气于次日赴奉化。这就是举世皆知的白崇禧扮演“逼宫”的一出滑稽戏的真相。蒋对下野，当然是不会甘心的。他在转赴日本的一个时期内把各方面的联络工作做好，在汪精卫和冯玉祥、阎锡山一致拥护他复起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继续北伐之后，即于次年——1928年1月回到上海准备重登舞台。一日，我在南京接着邵力子的信：“介公有事请兄来沪一谈。”我即赴沪去见蒋（他临时住在法租界吴忠信的寓所），见面，除了要我复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之外，即问我说：“你见了敬之没有？”我说：“敬之已来沪，但还未见着。”蒋就声色俱厉地说：“现在冯焕章、阎百川对我的拥戴电已经发出，我准备即日入京，为什么他还不发！你去问他，他在打什么主意？”那时正是我效忠于蒋、何之间的时候，我听了知事不妙，就替何解释说：“没有别的，这正证明敬之对于政治感觉之迟钝，我就去催他立刻发出好了。”蒋说：“好！”我便到环龙路何应钦的住宅去看他，我将蒋叫我来沪的用意告他之后说：“他专等第一军将领们的拥戴电入京，冯、阎都发了，你何以还未发（我未将蒋生气和“问他在打什么主意”的话告给他）？”何应钦说：“我就不

像他那一套独裁专制的作风，第一军发拥戴电，我得先问一问经扶（刘峙）、墨三（顾祝同）等前方将领。因为他们的复电还没有到，故而未发。”我说：“他上次因为健生（白崇禧）逼他走你未曾支持他，已经对你不满，你这样做，岂不更增加了他对你的疑心；黄埔军和你都是他的灵魂，你发电还要征求将领们的意见，这个理由，怎好拿去回复他。我看，你今天必须把电发出才好，否则……”何很不自然地说：“好吧，就请你代我拟一电好了。”我立即为他草一电交发，才过了这一关口。

第一军的拥戴电发出后，蒋遂于1928年1月初旬入南京，我以为这次的事总可以冲淡过去了。哪知平地的风波，就在蒋到京后的不几天突然而起。

大概是在1月中旬吧。有一天的上午，我为了整理汉、冶、萍的事正在萨家湾外交部同日本资方代表开谈判（我是交通部次长兼汉、冶、萍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忽然陈立夫持着蒋的亲笔信来找我，信上说：“请兄即来徐州一谈，伯群（时任交通部部长）兄能同来更好。”陈立夫说：“现有一节专车在浦口车站等着，就立刻上车吧。”我问何事，陈立夫假说不知，但我已料定是何应钦的事发作了。我立将日方代表辞退，回到斗鸡闸寓所（我与王伯群同住）告诉王伯群。适王伯群在病卧中，正谈话间，他的妹子王文湘（即何应钦之妻）由她的成贤街宅内来一电话说：“不好啦！不知什么缘故，我们住宅的卫队都撤走啦！”王伯群问：“敬之呢？”她说：“出城打猎去了，已派人去叫他了。”不一时何应钦气急败坏地来了，开口便说：“老蒋对我究竟是何意思？他昨夜到徐州去也不通知我，调我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把我的面子丢尽。不管怎样，我决不就，听候他发落好了！”我就将蒋逯来向我说的一些对他不满的话仍然减头去尾地把其中分量过重的部分有保留地告诉他，用意在于顾到他们之间的团结。并说：“不用急，我看不要紧，即使他对你有些疑心，你同他毕竟有一段深厚的历史，而他又是一个重感情重利害的人；他既然叫我同伯群到徐州去，待向他作一番解释，想来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事的。不过，他的脾气你知道，爱之加膝，恶之坠



渊，是说得出来做得到的。既然他存在一天，你没有把黄埔军队拿过来的把握（这是平时我问何应钦，他对我说的私话），那么，你要同他斗，是斗不赢他的。还有，他最对你猜忌最不放心的是你与桂系的关系，你对此事往后须要善处。”到此，他才叹一口气，允就参谋长职，只是希望准他一个短时期的假在沪治病。我说：“只要就参谋长，一切的话就好说了。”我问王伯群去不去，他说他不能去。到此，何才对我说：“就这样吧，一切望你替我周全好了。”时天已傍晚，我便过江登车，车上已有何成浚、陈调元、贺耀组三人先在。见后，他们就幸灾乐祸地把何应钦将要“栽跟头”的话题展开起来。我于次晨天刚亮时抵徐州，到站有蒋指派的孟侍从副官来接我，我就随他带我到蒋的临时行营（徐州饭店）去见他。见后，蒋第一句话问我：“你来时见过敬之吗？”我说：“见过。”蒋说：“敬之讲些什么？我调他做参谋长就不就？”我说：“他痛自引咎，一切唯总司令之命是听，如何不就。”蒋说：“他就就好。”于是激昂地说：“你去告敬之，不要打错主意；上次白健生逼我，如果他说一句话，我何至于下台。他要知道，而且必须知道。没有我蒋中正，决不会有何应钦。他怕白崇禧，难道就不怕我蒋中正吗？这次的拥戴电，他竟迟迟不发，是何居心？现在桂系向北方大肆宣传，说我已不能掌握黄埔军队，能掌握的只有何应钦，他这样做，是不是故意替桂系撑腰，坍我的台，叫我对北方怎样说话？所以，我就来前方试试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又重复几次地说：“没有我就没有他，他必须知道。”接着又大叫一声说：“叫他滚出洋去吧，看我离了他行不行！”我听了这些话，知蒋对何应钦不止猜疑而且痛恨已达极点，就把何不懂政治，不认识革命环境，头脑简单，行动迟缓……这一类的话婉曲地向他解释，并说：“敬之不但没有异心，也不敢有异心。”而蒋仍然怒气不息，不稍谅解。最后我用了一个比喻说：“敬之跟随你多年，他的个性你当然知道，他对你确是忠诚不二的。不过，由于才庸性缓，譬如：他是你的两臂，一举一动，本来是应该听头脑指挥的，而他也确实是听你的命令的。但受了才力的限制，你命令他两臂同时动，并在一定的时间内向着一定的方向达到一定的距离，他动是动了，却只动了一